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二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康誥曰克明德

克明德明字連上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莫季子云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非明德安得為衆人之所同邪人多喜而用之誤也故明字須連克字讀○克止是能也語錄云克是真箇會的意思或問謂文王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是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或者強而合之非也此處分明是不同蓋章句



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按朱子戊午歲與康德明帖云  
大學又脩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庚申歲則朱子  
卒矣可見章句是後來改定朱子易書之前三日尚改大學誠  
意章或問云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者  
猶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為着  
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克明德是大槩說顧諟天之明命一條又較喫力故章句云常  
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常自在之此目字當緊帶着在字讀  
莫以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不然當曰日常在之矣此旨人  
多不察○明命有何形狀如何常自在他得只是此心常存耳

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其實何常有箇物參  
前倚衡來其實目中何嘗有所見也只是此心常存想着他若  
見其參前倚衡耳聖賢之言有不約而同者如此

顧字有惟恐失之之意○顧謂常自在之也論理大凡人心所  
在神則隨之神聚於目此理萬不失一故古人有內視之術神  
所到也○日用之間或一息一事之微才少放過便不是顧諟  
故曰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不然將至墜天之休命而失其  
付畀之初矣

或問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太用元不相離含動靜意也蓋所謂  
具衆理者其全體也所以應萬事者其大用也○或問成性存  
存而道義出者正章句所謂則無時而不明義之意言其天理



之周流而無間也

命本明顧之者欲其常明而不昏也○或問云太甲則言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此言天命常流行發見於人事之間人之所在即天之所在故須常照顧得到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或問云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看來此亦非本傳正意章句云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貼顧諟之義而所謂天之未始不為人之未始不為天者其意又自不失是尤為正大而且周密若一依或問則明命字獨重而顧諟之意反輕矣益信章句是後來所改定其義尤精此類畧舉一二端餘可意會

克明峻德即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於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

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悠遠以後事所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者也故帝典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

帝典所謂光四表格上下連帶上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蓋有體用之分焉而註云言其所及之遠也又云放勳之所極也可見是說出外來也然則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



外便是新民境界矣○以上歷引三書皆不用過文深淺始終之序只可於言外意會

皆自明也看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已釋之本文似無

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傳文釋經或歷引經傳而摭

結其意錯引經傳而各申其意

三引書固有次第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也他皆倣此

今試以帝典置之康誥太甲之前或以太甲置之康誥之前便

覺意義有不順矣但此意皆在言外學者不可拘拘於此為第

一義也蓋傳者只是次三書之詞而掩其意以歸於明明德耳

湯之盤銘

盤沐浴之盤也邵氏以為只是盥類之盤似有理類荒佩切洗

面也

銘銘其器以自警之詞也謂以此詞名之也名猶表也墓誌銘

之銘義亦如此非名字之名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

沐浴其身以去垢故名其盤此二句見下面云之有取於沐

浴之盤也○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上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

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續續

新去也又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

於日日新也

苟日新或多以格致誠正安在此似未為不是然實則未嘗大

抵說書俱要隨文生義眼前道理說出便切不必執泥前後且

如此處只要得自新意出便了若拘於自新是明德必兼格致



誠正言則所謂苟日新者只謂一日之間耳一日之內安能便把物都格了知都致了又把意誠心正身修了蓋此只是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之意如顧諟天之明命也只宜把靜存動察意貼他明德功夫全在誠意正心脩身上格物致知特以啓其明之之端存養省察亦誠意正心脩身事也況於明命之全體大用意尤協○滌其舊染之汚舊染之汙只是物欲不必又兼言氣質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鼓之即所以舞之也新字連民字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

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以晚年改定之說也○小註云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若據章句作自新之民說則匡直二字似說不得匡是正其邪直是樹其曲自新之民宜無多邪曲者矣但未必能全歸於王道正直之內故宜更有以作之○或問云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此言亦以見新民之必本於自新耳若其所以作之之具亦豈容無如殫命契教民何不只教他自新以化之却說勞來匡直許多云豈大學之道非堯舜之道乎按或問云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



又觀下文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之句亦似不同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中庸序明謂一二同志記其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而今之學者於章句或問不同處却強欲使之同亦不深考之故歟章句於作字單解又曰自新之民而或問新字實帶上作字為義又首章或問云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此新民二字也或問章句又安得強而同之其強而同之者只是以或問亦為朱子之說不可以其說為非耳然義理無窮已精而益求其精此亦何害且益足以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而學者之所以善學朱子者亦未必不在於此○書傳云作新民亦與或問之說同蓋皆用舊說

其命維新何處見得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口衆耳○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稍膺受底以位言此等解義總是麗辭然却無大害

文王之詩章句是就新命上推出一新民又就新民上推出一自新其理元是如此自新而有以新民可見其自新之極新民而至於新天命又可見其新民之極故曰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下文即繼之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而不用其極則無以為新民之本新民而不用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道以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而小註又以湯之盤銘為自新之極至或問又只云盤銘言自新也而前一段又曰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前後似難見端的大抵



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畧有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所謂淺深始終至為精密者云爾若論文王自新之極亦不過如湯之日新又新而已又小註云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新天命則以盤銘對文王詩而言而康誥又不知何所附此為難據且據或問可也○或問前云自新之至蓋是以起下文新民之端也自新之至謂已能自新也故與下條自新新民之極自不相悖也

用其極與止至善何別蓋用者求以止之也謂必欲至其極也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此章正釋新民而必兼言自新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者何或問之說作新民固曰此豈

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曰自新而已矣是新民之不離乎自新猶影之於形也故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而此章必首之以盤銘言自新終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於釋齊家治國章只言國之本在家可矣而必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曰一人定國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治國亦不能離乎脩身也其釋治國平天下章只言天下之本在國可矣而又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曰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曰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平天下不離乎脩身也信乎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詩云邦畿千里止止於信

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正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

維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緝蠻二字義無所取只是以此二字狀黃鳥之聲如雞鳴喈喈鵲曰鵲鵲之類○丘隅言山之一角

字

峻處今蔚謂山峭高而木森蔚也此地羅網之所不及弓矢之所不至黃鳥而止於此止之得其所也止亦粗說○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未成黃鳥止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雖曰經文知止與能得相應然或問嘗云既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矣

其

詩云穆穆文王

穆穆深遠之意此最宜玩味非一言所能盡○緝熙敬止緝熙是槩說敬止則指其實而言之據或問云衆人不能常敬而安其所止可見緝熙只是常意故詩傳云緝熙明亦不已之意又云不已其敬也此又可見此四字連為一意但止字則不依



詩斷章取義也。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成德時言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只是裏安得有表，蓋存於內者為裏，發於外者為表。所謂心統性情，連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故於敬曰無不敬，於止曰安所止，皆自聖人地位言也。○敬止之敬，專言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偏言之敬也。

為人君止於仁，一條要指文王言。詳或問可見此節是槩舉聖人所止之實示人，以所止之則也。詩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視民如傷，任者世祿之類，可曰其為君止仁。三分有二，以

服事殷，可見其為臣止敬。一日三朝，鷄鳴問寢，可見其為子止孝。如教育武王，周公皆至於德，為聖人而稱天下之達孝，可見其為父止慈。如治岐之時，耕耨者九，一閑市譏而不征之類，信以守之，終始不移，斯又可見其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而曰與國人交，近時不至。文王說者，殊無謂。

物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為人君必十分仁，為人臣必十分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三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但未可謂之止於仁，止於敬耳。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此本非奧義為



見今之說者有曰仁者君之至善也敬者臣之至善也覺得於  
義未精耳若曰仁者君之所當止敬者臣之所當止却無害此  
節章句所謂五者乃其見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  
矣此意最重時文中亦要用此意○天下之事無不各有所止  
不特此五者如夫制婦聽兄友弟恭之類以至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進以禮退以義之類皆  
是此特舉其目之大者以例其餘耳○小註云為人子止於孝  
不先父而先子者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此說  
雖未知其果出傳者之意不然於世教有補大抵父子主恩若  
君臣以義合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故先君後臣也歟

與國人文止於信

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義  
亦可見信即論語敬事而信也

穆穆文王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中矣  
蓋所謂立民之極也○聖人之止明德新民俱有彼為君止仁  
為臣止敬及孝慈信之類明明德之止至善也然君仁而民莫  
不仁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夫臣故則為上為德致君為堯舜  
之君夫慈子孝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與國人文止於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矣非新民之止至善而何哉此乃理勢相因  
之必然下文所詳新民止至善者即盛德至善之餘澤也○文  
王之所以止於至善者敬也學者之所以得止於至善者亦敬



也然則自士而賢自賢而聖一敬德之受用耳故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

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此道字與本文亦同姑舉成文以湊句耳○一說與本文不同是中庸道學問之道字既如此何不云學問自修而必用此疑字耶

淇澳之詩詩經註有與此不同處曰猗也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切以刀鋸作刀斧瑟矜莊貌儼威嚴貌喧宣著貌○章句曰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分解赫宣著貌喧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喧為宣著可見饒氏之穿鑿按赫上師尹赫上於盛大義尤近不必分者為是且如緝繼續也熙光明也而詩傳則止曰緝繼

熙明也讀者亦可就此分辨同異以為各有意義乎

恂慄謂仁敬孝慈信等之存於中者純一嚴整而無少頽惰放逸之意威儀謂仁敬孝慈信等之形於外者光輝宣著而自有從容中道之妙其得所止之實正在於此所謂恂慄亦專言之敬也○盛德至善此至善以所止於身者言止字已在其中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德也裏也威儀容也表也先有是嚴敬存於中後方有是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恂敬信也慄字意又深此如云戰慄之類○章句於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於威儀則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斷不可分貼○或問以恂慄威儀為得之之驗看來亦不必把作



效驗看何也嚴敬存於中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  
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為得之  
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况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  
裏之盛以在內者為德之盛在外者為容之盛也在內者既為  
德之盛如何又以為盛德之效驗或又謂按或問云人心所同  
然者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克盛宣著又如此觀又之一字則恂  
慄威儀還當在盛德至善之外效驗之說似未為非也白不然  
或問之意蓋謂聖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極其至此所以為盛  
德至善耳非必謂既為盛德至善而又克盛宣著也○或問云  
克盛宣著又如此克盛謂恂慄以其積於中者言也宣著則指

### 威儀

民之不能忘也不必謂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  
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克盛又如此故  
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道學自修本學者事而或問於此便  
以為聖人者蓋至於恂慄威儀便是聖人地位是由學而至聖  
者也夫明明德而止於至善非聖而何哉按此詩本詩人頌美  
備武公之詞武公未知是聖人否然詩人推尊之意極重有曰  
睿聖武公則亦以為聖人之徒矣○觀大學所釋皆詩人本意  
○或問又云人心所同然者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克盛宣著又  
如此又之一字似乎又有一重意安得不為效乎曰不然言聖  
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極其至云耳非謂既已為盛德至善而  
又克盛宣著也○明德與盛德又有不同明德是就合下稟賦



時說盛德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乃用工之所先在學力上得來

於戲前王不忘

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經之親親不同蓋彼下一賢字指人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彼下一親字亦指人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指先王之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

樂其樂者先王於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各為之樂地也○

利其利者先王制田里教樹畜而皆預有以利之也○或曰新民主德今言樂其樂利其利者特厚其生之事耳曰樂利雖皆養民事然使不得樂利奚暇治禮義此釋平天下章所以開端言興孝興弟而終歸之理財用人也况樂其樂利其利則老少各得其所彼此各得其分教亦行乎其中矣所謂黎民不飢不寒老者衣帛食肉而不召戴於道路矣樂利之為新民事似無所疑

先王德業之盛遺於後世是其賢之所在也後賢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也先王覆育之恩在於後人是遺後人以所親也後王則從而親之○風清俗美內恬外熙是先王之遺後人以所樂後人則得以享其樂分井受廩使民養生喪死之無憾



是先王之遺後人以其利也而後人則得以安其利所謂其者皆指先王也○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先生盛德至善之餘澤也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者後人之享其餘澤也向使先王當時所以新民者未能止於至善則何以能使後之人各得所承籍如此哉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此之謂也

聽訟吾猶人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無訟者民德之明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此處不可以聽訟為末使民無訟為本蓋是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也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

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經文之本末先後之義甚輕特指初學者言今必以聖人知本釋之似不甚順故前輩皆疑其為釋格物致知之錯簡况以連下文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尤順○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湏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



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

或問其亦末矣之末字與本文末字又不同○傳只釋本末而不釋終始意者釋止至善章知止能得之先後已在其中乎抑舉本末之先後便可以見始終之先後而不必一一乎

或問云其論夫始終者古人釋經取其大畧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缺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愚按前章以為本無本末一章終是有理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渴馬而知飲飢馬而知食水火皆知不可蹈

鳥喙皆知不可食凡善者皆知其為善不善者皆知其為惡是人心元自有知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或問云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云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愚謂天決有靈夫若無靈則人心之靈何從而得故君子畏天而謹獨○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二字大學夢覺關在此○補註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格物以致知也下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物格而知至也○用力之義者物格也豁然貫通者知至也二句只是貼出此意以終經文之義

衆物之表裏精粗或以理之表與粗者為所當然裏與精者為所以然看來不是觀或問中有專謂皆有所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凡兩見豈皆獨指其表與粗者而遺其裏與精者哉蓋凡所當然之則其中自具有表裏精粗而表裏精粗則各各有箇所以然者只在推原而已此說較正大而理自不可易小註只管分配亦太零碎非真體認者○心之全體入用此當以心統性情一句來斷破蓋全體指性言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大用指情言即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天下之達道也○體曰全體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也用曰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明了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韓歐輩則豈肯如此補傳豈肯云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又豈肯云是以大學始教云此見朱子之所以為朱子所謂誠其意者

自欺偽也自慊實也惟慎獨則自歸於實而不流於偽矣故章句以審其幾言之蓋意即獨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慎獨二字足以蔽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



欺自欺也。慊自慊也。所以必慎其獨也。知自之為自則知獨之為獨矣。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湏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柰何？以此見慎獨之外，再無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必自慊，湏就這處理會也。○幾有善惡，此正獨之地，故慎其獨正為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皆是此事。○其機如此，雖與此不同，用然亦解云：發動所由，可以證幾之為初動也。

### 毋自欺也

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不必以下文小事來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傳者特舉以為戒。

毋自欺，所以誠其意也。自慊，則意誠矣。且不必便分功與效。直至心廣體胖，方見效。○自脩之首也。按修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為自修之首也。何欵？蓋此自修專以力行言。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自修對道學包誠意正心修身。故此為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自修之端耳。自修之實，却正在此。毋自欺者，禁止之辭。非戒令之詞。禁止以自己，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詞，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賓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不曰知為善去惡而必曰



知為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為善自為善去惡自去惡其實一  
事也或問平說而此則輕重說者所以互相發也且或問亦是  
分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得不然耳章句下文亦然

章句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數字衆人亦只管紛紛立說殊不  
可曉愚意朱子所以下箇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為善去惡之  
後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矣而亦或時有苟且為之而未能決  
去者其於善者固在所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能  
必得者故章句不但言務決去而必得之而又必更著箇皆字  
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違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  
違之於其所為義也正謂此也此見聖賢方其下手做工夫時  
亦或曾經此病來故說得如此痛切其曰決曰必則皆誠字之

目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

皆之一字自有正大之說或問

云

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

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即此所謂皆  
也中庸序亦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亦所謂皆之義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違  
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違之於其所為皆謂之義以此意  
求之尤為明白痛快

題目若出毋自欺至自憚止眼目便在兩箇自字上此以理立  
主意也非如近時妄作題目主意者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  
自欺便是必自憚必自憚便是誠其意○意者心之發也又謂



之獨者心所自知也章句幽獨之中及閑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字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獨幾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若中庸章句所謂幽暗之中之幽字却又與本文慎獨之獨字相符

所謂誠其意者

止

必慎其獨也

凡意之不誠者正坐不能謹獨而已然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詐也故下文極言惡之終不可掩善之終不可詐以見其所以當謹獨也兩節相承之意蓋如此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中形外之理本無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無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亦由一念之不謹故至於此耳故君子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焉不可不謹其一念之發也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即曾子此言觀之尤見惡之實中形外而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掩之意即上文所謂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且從淺說以此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也○引



此以明上文之意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一說總明不可不  
慎獨則連首節俱有然不可揜意只在第二節無疑

德潤身能慎獨以誠意則德有諸已矣○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  
心修身工夫如何意誠便為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  
善惡關也為好人無疑矣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差  
脚者畢竟是希○能誠其意即德也心廣體胖即潤身也心廣  
體胖則無所謂消沮閉藏之貌而有形著明動之功矣○心廣  
體胖內焉心廣外焉體胖二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輕重  
解者以心為主也其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者猶孟子仰不  
愧於天一條註云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者皆推本之辭  
也○心廣體胖本文是平說若原其所以則心廣由於無愧怍

體胖由於心廣耳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即意識而自慊之謂  
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  
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三  
句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本文只是心字而章句必曰心之用  
云者誠以心之所以為心者以其有是四者之用也天下無有  
無用之心無其用亦不為心矣心之不正正在用上也○章句  
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蓋未見  
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可言

看此章者要見五箇正字俱一般與經文元同方是喜怒哀懼



各中其節則不失其本然之正矣是為正心蓋用得其正則體  
即在是所謂動亦靜者也○心以虛為體惟虛則靈而所應皆  
當故傳者歷歷以有所二字警發後人蓋受病之源在此也故  
不可不察

天下無有無用之心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無有不正  
其用而可謂之正心者故此章之註人或疑其多了用之所行  
四字而不知其本自不多本無可疑也○忿懣好樂憂患恐懼  
四者即心之所在也經文正心之心字即指此心當靜時雖在  
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  
期之即便是動矣便是有心矣

心有所忿懣者有心於忿懣也若忿懣出於無心則心得其正  
矣餘放此○或者專以正心為靜存工夫於章句或問俱不合  
且或問所引操則存舍則亡求其放心養其大體以証正心之  
義者豈皆以靜存言乎若專認為靜存則章句所解亦可偏認  
為靜存矣朱子元有正心兼動靜之說

蓋心之為體湛然虛明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心之所  
有而心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感而  
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  
懣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懣矣安得其正若心有所恐懼  
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心又安能得其正心有所好  
樂心有所憂患亦然歷歷言之以見心中元不可有一物也  
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



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方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者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爲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爲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矣○或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只言心不正不言心之用不正曰心未嘗無用也心之所以爲心者只是有這箇用其靜時特未發耳故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全在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

天下無有無用之心猶火之無有不熱者不熱不爲火矣水無有不冷者不冷不爲水矣○有所二字傳者之所以曉悟人者在是矣欲正其心者不可有所心若有所便不得正蓋心以虛爲體故欲其動亦靜也



大抵心之應物未來不可預期既來不可偏主既往不可留滯  
有一於此皆爲心不正也或問云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  
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之俱往似亦有此三段意蓋  
將迎之於先亦是應之之失矣而流滯於既往者又即所以將  
迎於後事之先三者有則俱有也  
要使此心如太虛然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乃爲  
得其正所謂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已何與焉者也大學工夫  
自誠意而後愈細密矣  
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察即是省察工夫孰謂正  
心只是靜存工夫乎忿懣等心既是有所以非天理之正而爲  
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

心不在焉

夫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爲吾有矣是  
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  
能以自存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  
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既  
不存則云

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  
是靜存工夫可乎○正心只是心存而不放所以存其心者敬  
也○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故章句曰然或但知  
誠意云○敬以直內故有以正心密察此心之存否故有以



直內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修矣檢字當不得脩字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着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着力故訓作於字也是謂人之接物往往不能無偏或於所親愛而偏或於所賤惡而偏云倒文而言則是或偏於親愛或偏於賤惡也章句只是推言其所以偏者以其隨其所向而不加察且以教人加察則不至於偏可

其所親愛而辟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味或問亦

可見

好惡既陷於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矣此身之不修也以之處家則好惡既偏而吾家之長幼內外必不能使之各得其分而歸於齊矣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故諺有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爲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言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爲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偏之爲害便在身不修上去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正以身之不脩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謂人之偏一至於此將何以齊



其家而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得其序而無不均之患哉故曰  
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看所以二字便是說他偏  
家不齊意在言外○不可謂上條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下條  
言偏之爲害而家不齊蓋好惡一偏則身不修身一不修則家  
自是不得齊矣非是本文謂家不齊由身之不修而章句乃謂  
家之不齊由於好惡之偏之爲害也○或問亦合兩節而論之  
不曾分上一節爲身不修下一節爲家不齊蓋兩節通是身不  
修之事而未乃結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兩節一意  
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即家之所以不齊者也又不  
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修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爲  
言身不修下節爲言家不齊也章句至下節方露出家之所以  
不齊猶聖經序八條目亦至下節方云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  
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云蓋皆必於其語勢終竟處乃會  
其意而發之此解經之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者身不修故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身修故也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  
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第  
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做一  
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  
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



言孝本家之所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  
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矣慈本家之  
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即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  
理也○孝修於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此矣弟修於家而國  
之所以事長者在此矣慈脩於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在此矣  
本文三箇所以字最可味然則非能孝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  
事君非能弟於家則其於國也何以事長者非能慈於家則其於  
國也何以使衆分明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君子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矣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  
凡吾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正言  
齊家以治國處乃是正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

二理齊治無二機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  
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旨哉○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  
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已在此不待  
外求也是謂理一故或問曰事君之孝而不曰事君之忠曰事  
長之弟而不曰事長之順○傳者若云孝則國人皆孝弟則國  
人皆弟慈則國人皆慈如此說於成教於國之意不爲无切乎  
而乃以事君事長使衆爲言者蓋君長與衆在國者也此於教  
人之意爲顯且然其理則一也古人文章理同不必字同意同  
不必句同此節只要家國一理意出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  
所以然處若曰孝則國人皆孝弟則國人皆弟則是下文所謂  
一家仁一國興仁乃成於國之效矣未及言其所以成教於



國者而遽言教成於國之効豈釋經之法乎○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身不出乎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

事君事長使衆皆所以教國之事○或謂治國者國君也今若言孝即所以事君之道弟即所以事長之道則是人臣之事矣恐非本傳之意曰此正爲傳者之意也蓋古人文字主於理勝不如後人文字之拘拘於字目之間而反畧於義理之趣也且諸侯固是治國者若齊之管仲鄭之子產魯之季桓子獨不亦嘗治國乎故古之大學雖庶民之俊秀亦以其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預教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就人臣言之亦何害如第十章所謂絜矩之道實平天下之要道也然其中所謂若有一箇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

云

固絜矩之道也是大臣亦有預於天下事矣又

如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云

亦絜矩之道也孟獻子

只是侯國之大夫耳而其所言者固平天下之要道也傳者釋治國平天下豈以其爲百乘之家無預於平天下之道而廢其言乎且周公亦嘗治天下矣史中言相臣當國者非一况此章下文亦言及堯舜帥天下以行而民從之初不泥於齊家治國之義也故嘗謂今之學者要以古人心曾讀古人文字乃見得古人之意思也

或問謂此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蓋已有可推則人化之不然便是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下章所謂化者又是天下化之所謂推者又是推之於天下也如保赤子條



小註朱子曰此且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事後方全是說推其  
言似可疑蓋治國平天下非拱手以俟其自化者但必已有可  
推之實然後能使人化故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者乃能使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  
民從之正為此也苟不能自治則無已可推矣其何以化人哉  
故推之與化不可分為兩岐也只是推在已而化在人  
看此章須玩味一教字立教之本在身故曰一是皆以脩身為  
本又曰身脩則家可教矣由是觀之推之義不亦重乎

人皆謂不難於推而難於化愚則謂不難於化而難於推何則  
推謂推已以及人也無善於已而求於人非推之謂也故堯舜  
帥天下以仁者推也桀紂帥天下以暴則謂之所藏乎身不恕

矣不恕是無已可推也

或說自一家仁至堯舜帥天下以仁兩條已推人化三意俱有  
愚謂通此章之言都是言已推而人化之理也○自齊家以至  
於平天下總是推已及人事但有廣狹耳故章句於釋新民云  
又當推以及人也○此章已推而人化是推其化者於國也下  
章推以度物是推其國者於天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

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其所謂  
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也蓋所以言立教之  
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  
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蓋必識其端



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第成箇第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  
我立矣。

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古聖賢家法也故聖經章釋明明德則  
曰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  
復其初也中庸釋致曲章則曰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  
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在孟子則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云擴推廣之意其前篇釋是  
心足以王矣則曰王見牛之齧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孟子舉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知此則  
此節章句了然而近日諸說紛紛皆有不待辨者矣  
如保赤子一條或問曰傳者引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

其慈幼者推之此一句只是貼如保赤子而下文云則貼心

誠求之以下只是說保赤子之道不及如保赤子之意矣看來

傳者之意不重在如字上故章句只云此引書而釋之以明立

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推廣之說不是推廣

慈幼之心以使衆也聖人進修家法自是如此即所謂當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即所謂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

致之即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

然之量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

者也此皆章句所謂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者在識其端而推廣

之一句意在言外

傳者所以說立教之本不假強爲者正爲欲人識其端而推廣



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  
仁讓矣○立教之本兼孝弟慈言所以謂之立教之本者能孝  
弟慈然後能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成教於國其本在此也○  
立教之本兼孝弟慈傳者獨舉慈之一端小註以爲孝弟之大  
猶有失者據或問云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則孝弟視慈尤爲  
大也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孝  
弟之心亦豈有待於強爲哉若論到失處則不仁者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亦豈惟孝弟有失而已哉

細看或問細大之說似終不如小註所謂即人所易曉者以示  
訓之說更詳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上言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  
其國矣此上下文相應之意也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蓋  
上言其理此言其實事也○一家仁一國興仁謂能脩身以仁  
而使一家皆仁矣則一國化之而皆仁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  
也即化之謂也或曰此以推言故章句興字待後章方解出曰  
非也看其機如此機字是如何解况又曰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則興之爲感發興起蓋自明矣故不復提撥

一夫貪戾一國作亂貪戾以在上人言作亂以在下人言謂只消  
一箇人貪戾而不仁讓則一國之內皆作亂矣作亂者不仁不  
讓之甚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何恠哉○  
一家仁一國興仁饒氏以仁爲孝讓爲弟貪戾爲不慈愚以爲



不然味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之說則貪戾仁讓之反也而  
仁兼孝慈讓專屬弟可矣况貪字於不能慈幼之義亦不甚切  
其說不可用○先儒又有謂貪則不讓戾則不仁者愚謂貪則  
必戾仁者必不貪戾讓者亦必不貪戾貪固不讓其能仁乎所  
謂為富不仁也戾固不仁其能讓乎所謂悖逆爭鬪也○或問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維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亦此意爾一言債事猶一言喪邦也

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

上言仁讓貪戾一善一惡也下引債事定國亦一善一惡也意  
亦相貼新安之說不失○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

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  
之外更討箇效也○春秋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胡傳云  
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  
之效是也此效字亦云實跡不可以對工夫言○下章或問未  
有上好仁一條亦云此以財發身之效也○又論語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章集註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此效字正謂實跡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  
從而仁豈非一人定國哉○樂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  
使之仁美是何也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



要燕堯舜說已好仁而令民以暴一脚甫說非是○堯舜桀紂  
皆有天下者也故皆言帥天下而不必拘治國美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是故二字承上堯舜帥天下以仁

云也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之自然者也故忠恕一貫一理也

○孝弟慈三者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

慈三者俱無諸已然後可以正人之不孝不弟不慈如此則是

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也庶乎能喻諸人矣如使在我

者不能恕如何能喻諸人哉此幾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

求諸人非諸人之人字並以國人言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

而曰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就會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

事君事長使衆相對說一家仁讓包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

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况此章是釋

治國在齊家故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善

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之對○家最切近於身乃經世者起脚

第一步而符驗之萬不失一者也故傳文有所畧而不言者非

不言也亦不待言也故於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之下便繳云故治國在齊其家

所藏乎身不恕謂其所存於吾身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則是所

令反所好矣

恕之正義是推道理之盡於我者而使人之必盡也後世之所

謂恕者謂因道理之不能自盡亦不計人之必盡也其得失如

此○恕之義見於經傳者多矣大抵有指以治已之心治人者



言此章之類是也。有指以愛已之心愛人者。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是也。或問亦分此兩端。然則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此及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亦非忠恕外事矣。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或以夭夭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詩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此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小雅蓼蕭篇云。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云。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及疑忌其況弟。如晉詛無

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

也。○晉詛無畜群公子者。初晉驪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詛盟誓也。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秦鍼懼選

者。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適晉

註。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景公數其罪而加

戮也。見左昭元年

其儀不忒。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

曹風鳴鳩篇。○詩人美君子如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謂承上所引三詩云也。治國在齊其



家道理盡於上數段云矣此引三詩而結之皆以味嘆上文之事耳或問云最宜玩味

所謂平天下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但即國之治本於家之齊者觀之便見天下之平本於國之治矣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云上恤孤而民不倍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孺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或曰孤者人之不幸者也亦有幸而無孤者而此專言恤孤爲何曰有天下國家者必不能無孤周文武子孫塞乎寰宇之內漢之子孫光武時一十一萬其孤當何可勝計今人一大族亦有數十百孤者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矩謂絜之以矩也矩能使物方故借絜矩二字來用矩字自有使天下平意也○君子之所以爲矩者無他心而已矣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故推之而無不準便能使天下平若不是心如何說得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制物者度之以矩則物方制天下者度之以吾心之矩則天下平○朱子曰矩是心也孝弟慈便是矩字固然是心然須足出平字意矩是平物之具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因其所同因天下人心之所同也推以度物一句連下句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讀度物之物指天下之人也度之便是思所以處之故繼之以使彼我之間云云○上云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



得分願此數句全是說絜矩字至下云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是以絜矩貼出天下之所以平也故中間下箇則字

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此數字還是本文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句內意其下條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亦然此正類論語首章所謂其進自不能已矣者猶是悅字內意也○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數字只就絜矩二字之義言不以所借絜矩二字之意言也若所借二字之意則是說使天下人人得遂其願而天下之人其位皆在君子之下無復有在其上者亦無復有與之平衡而為左右前後者又不可以前王與嗣王為前後也縱以為然終難說出平字意來平字是指天下之人各

得其所也○章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形容字面是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

問絜矩之道曰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出朱子語畧○平其政以處之一語最重究其實則是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即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也天下其有不平乎

本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三



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用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言也蓋自興孝與弟而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了或者泥或問不惟有以化之之字爲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爲指天下以爲二之字不同謬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尚未有以處之也若尚未有以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或問要看得活也

大抵國狹而天下廣四封之內風化易同若天下之廣苟不平其政以處之則是有仁心而不繼以不忍人之政矣何以能仁徧天下○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此興起者不是本文興孝與弟之民也乃承上文所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者言也看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字面其說天下之人亦分明

一說民興孝民興弟民不倍此三民字通指天下之人而言章句所謂家齊而國治者特以承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之意耳故謂一一與或問同且不特或問又與下條所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一句相應其說似爲直截正大曰此說終不可用還用上說爲當依此說則章句又何用亦可見人心之所同一轉



語耶未可貪其為直截正大之說也且依其說則通此一章數  
百言全不見有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意矣○又按下條彼同有  
是心之同即此節人心之所同之同也既曰同有是心則其興  
起也必矣又不必以此興起字與上條興孝與弟同指國人也  
○問家國亦宜有以處之何至於天下乃用絜矩以處之耶曰  
一國易化天下難處况或問化之處之兩之字皆指天下而齊  
家治國平天下總是一箇人也○又矩是所以使上下四旁均  
齊方正者一國偏方亦當不得此絜矩二字若恕字則皆用得  
家國亦用不得平字

語錄謂絜矩即恕然恕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之  
恕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己之心治人之恕也治人之恕謂必自

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也愛人之恕謂我既得遂其  
孝弟慈亦將使人皆得遂其孝弟慈也其究一也  
所惡於上一條

○節節皆有箇絜矩意答而言之方見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處於矩之意方盡然逐條亦各有絜矩之意○朱子小註去在  
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  
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使均平方  
正矣此說是也又曰若下之人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  
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前後左右皆然此說最明更詳  
或問須兼二義○但說箇矩字便兼有上下四旁意原來矩是  
這樣物也○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毋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



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  
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  
長短廣狹彼此如一○先後從前之義謂何曰彼旣爲後我當  
其前便爲先後彼旣爲前我承其後便爲從前從先二字初無  
不好但看所以從之先之者如何下句交於左交於右交字亦  
何不好處

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繫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  
者分上事說也只說得取平之意在觀或問所謂各就其中校  
其所占之地云者益可見矣○此條分明只是說出繫矩模  
樣非正言其事也若正言其事則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三  
句俱無所用之矣前云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後云長短廣狹彼

此如一知君子繫矩一條本無上下四旁之位則知所惡於上  
一條亦無長短廣狹之物矣故曰要會其意而無泥其辭

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若以意言則自天子以至於天  
下庶人各得隨其分以盡其孝弟慈之道不我有而爾無不此  
厚而彼薄便是下文所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  
夫之不獲哉是也○旣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又云彼  
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撥且不相貫  
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繫矩正義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  
上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云

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承上文添助一句云夫爲天下國家而  
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彼之同有是心者云尤見明



白耳○自古聖賢析理未有如朱子之繭絲牛毛者且如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自不苟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如一亦非方也其意義固周匝也若周程張邵諸先生之解經則或未得如此之縝密

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只是我一人之心耳然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又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所謂守約而施博者也愚嘗謂一孝弟慈而天下無異心一絜矩而天下無餘事○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皆自以已度人而推之也故章末摠註云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章末異作下

絜矩之道一貫之理也何也矩即吾心也母以事上者此心也母以使下者此心也母以先後母以從前者此心也母以交於左母以交於右者亦此心也故君子推之東海而準者此心也推之西海而準者此心也推之南海北海而準者亦此心也此蓋曾子所傳於夫子一貫之學可以見之事功之實者也曾子嘗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絜矩即恕也無忠做恕不出也

或問曰使五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此以已身統對上下四方言其平也又曰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長短廣狹又皆均平齊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又是以已身與上下四方逐一度之而見其平也如以已身度之於上者分數如此以已身度之於下者分數亦如此無或有餘或不足也以已身度之於左者分數如此以已身度之於右者分數亦如此無或有餘或不足也前後



亦然蓋上節是統言之下節是析言之方得絜矩意義周匝也  
要之只用上一節意亦自該得下節矣恐人不及致詳也故於  
此備言之

或問上節統言之者是本文所惡於上至母以交於右之全意  
也下節析言之者是本文所惡於上母以使下至所惡於左母  
以交於右逐條之意也故曰只用上一意亦自該得逐節意矣  
○所以必兼兩意者意蓋謂若得上下均而前後不均或上下  
前後皆均而猶有左右不均或上下前後及左已均而猶有右  
一邊不均則亦未可謂之平也故或只統言之而意已該又或  
兼析言之以備其意也○或問云庭除之內除亦庭也古人除  
草以爲庭故云庭除又云堦除

或問云跬步之間跬者垂切舉一足行也即半步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此引南山有臺之詩而釋之以明能絜矩者之得也詩之  
者以其知民心之好惡不異乎已而推已之好惡以及於人也  
如各得遂其孝悌慈之願者民心所好也君子則平其政以處  
之使得遂其孝悌慈之願焉是好民之所好也不得以遂其孝  
悌慈之願者民心所惡也君子則早爲之所凡不便於民者悉  
蠲除之使不至於不得遂其孝悌慈之願焉是惡民之所惡也  
夫君子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已心如此是不以民視民而以子  
視民矣民獨不愛之如父母乎蓋上下施報必然之理也故曰  
此之謂民父母



以傳文味之則似不以民之父母爲效此之謂二字可見也以章句味之亦然則是二字可見也既曰愛民如子又曰民愛之如父母者愚所謂理之必然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若不足以民愛之如父母一意則亦非下文得衆則得國之意且又不見其爲能絜矩者之得也足此一句爲盡之○詩人本意民之父母與上下文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等同元不以爲效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人言以爲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人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絜承上文絜矩而言

止異作只

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已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人一端言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爲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絜矩絜矩止是與民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絜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絜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其言用人雖若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逆以下文反証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  
或者又曰章末章句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



利不專其利以理財言則與民同好惡非以用人言而何又或問云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而已義利二字亦以理財言也則好惡二字又非專言用人而何是不然單言好惡則自無所不該若對義利言則好惡又止屬用人而義利屬理財矣此猶單言仁則包得義禮智若對義禮智言則仁又只是愛之一端矣經中如此類者固非一二見朱子當時只用好惡二字以該之似亦足矣又必兼言義利者何欵蓋以好惡二字於理財之義本不甚顯况又自秦誓以下好惡字音偏指用人此章句所以不得不於好惡之下復撥以不專其利數字而或問又續出義利二字也其垂訓之意亦至明白矣大抵萬世學者讀書解義之法不出孟子所謂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說矣不然鮮有不泥於辭而病於理

### 節彼南山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尹氏爲太師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民所瞻仰或曰望其能推己以及人也

###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望重則責深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且慢說好惡字出所該意廣也故下條或問云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則似德之外更有在所當謹者



遷異作避

而好惡亦在其中矣若專說好惡則先慎乎德亦說不來此只是因下文或問而致遷就之意其實或問意未甚精觀下條以財散民聚為有德而有人可見好惡不偏即是德也或問蓋多出門人之手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真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曰辟則為天下僂矣其肯不既彰彰哉○正韻戮刑也殺也病也辱也亦作僂又僂註曰莊子為世大僂由單傳僂及先人按此僂字正當作辱字看

殷之未喪師

○只看一未字則今日之已喪師可見矣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儀監于殷儀詩作宜今從之儀義無取

道得衆則得國

○二句說折殷為當如道善則得道學也之類既著箇道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繫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繫矩則為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此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必非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二句全是說上一條也正意還是釋詩本文

詩傳曰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此詩周王戒成王而作其曰克配上帝元只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然意亦相通○章句云引詩而言此何不云引詩而釋之曰大抵只是要得失二字意出故周旋其辭其實未必不是釋也分明有



簡道字

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此正傳者引詩而言此之意後人所宜念也

君子先慎乎德

○能慎德則必能絜矩而有人矣看來能公好惡就是德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好仁亦只是公好惡即絜矩而已財之與用要甚分不得

有德此有人此斯也即是能絜矩而民父母之○有德即是能絜矩若好惡不公豈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不可說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

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爭民施奪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在上人既一事聚斂則財歸於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爭民便是施奪謂之施奪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着兩故字就是本文是故二字蓋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又畧有先後○財散不必言散財於民只不聚財於上便是也民聚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如周之成康繼世有天下又安得更有遠來者近時程文於有人有土處皆說出化外去亦似泥矣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或問引鄭註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辭上貪利則下人侵叛今



當依此貼之但言悖出悖入一句本以起下句故章句云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為人君之言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二則曰者是并下句皆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脗合無間故引之且云得其旨矣是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與下二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同

自先謹乎德至亦悖而出五條只是一意反覆○善則得不善則失命何常之有

章句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蓋文王詩實結上文兩節之意則此之申言者亦皆結自先謹乎德以下云亦有能繫矩與不能繫矩之得失兩邊意似故或問曰善則得之者

似當作也

有德而有入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大抵此章雖或就理財言或就用人言其實只要得能繫矩與不能繫矩者之得失音現耳用人也有繫矩之能不理財也有繫矩之能否○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丁寧者正是所謂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云之意

人但知章句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遂以為無關於先慎乎德以下而不知所引文王詩既為結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則此一節謂之申言亦當為收結先慎乎德以下之意矣光或間明謂亦承上而言之云安可忽耶○且

自先慎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自秦誓以下數條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

間應作問



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則此兩大段亦皆爲申言耳總是繫矩之意層層見疊出

舅祀曰

母之兄弟曰舅妻之父亦曰舅此是母舅○申伯宣王元舅長孫無忌唐高宗元舅皆母舅也詩秦風渭陽我送舅氏亦母舅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公子曰所不與舅同心者有如白水註曰文公狐偃之甥蓋文公乃狐姬所生也又按孟子帝館甥于武室則古人於翁婿亦稱甥舅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一个亦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只用平平底說若下文所言皆是氣節的事亦可今既然朱子又不訓何從見

其爲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非是說他未能無朋黨但未及說到此意耳○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味斷斷兮無他技之辭穆公蓋亦苦於大臣之不能容才故其所取者如此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詞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其如有容焉言如物之有容者蓋人之一心豈真有許多大有許多闊可以容受許多物哉故爲之形容曰其如有容焉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然也



人之有技有才者也人之彥聖有德者也彥聖猶云俊傑連類字也彥美士也美是懿美指純德君子言聖通明也不曰通也又不曰無不通而曰通明可見是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之聖同也

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嫉以惡之蓋以其賢之小大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孔穎達註疏曰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如有技者彥聖者皆民心所好也而我亦好之是好民之所好也則絜矩不在我乎下文反看講此一節須有此意方是更有得失之意

有異作承

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為言殊未是蓋以用也古今文字所謂能用者甚多豈皆以用人言見一个臣便是人君所用者了借曰亦有在位而不用者如三仁之徒然以人君用此人為絜矩則大臣好惡之公是無預於絜矩者乎而與朱子小註所謂斷斷者是能絜矩媚嫉者是不能絜矩之說背矣大抵秦誓之言出於穆公未必是說絜矩大學引之所以明絜矩也秦誓之言重在大臣朱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絜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以字亦不是開字但鄙意不欲說做人君用此人秦穆公當時說出此話豈知後數百年有引之以釋治國平天下之義者哉傳者引之只見所說有合於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又何暇計其為人臣之事與其利害



又在於君哉故以字不必泥

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字帶下讀大抵春秋戰國之君多知有子孫而不知有黎民如孝公用商鞅屠戮其民不啻若犬豕然其爲子孫計則亦密也穆公固亦知有黎民者故云黎民尚亦有利哉然語意自輕於子孫也○况或問云好善之利及於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此與易積善之家必有利慶下程傳云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意正同也○按唐朝尚書註疏古本所圈點讀至黎民字爲句而今蔡氏書傳無明訓

又按黎民尚亦有利哉章句云尚庶幾也只此一義亦足以證黎民二字之屬于下蓋若平說以能保子孫黎民則其利無以

加矣而乃曰亦庶幾有利何哉

惟仁人放流之

○依本文則上云惟仁人放流之

云此處已是說他至公無私了

下文只引孔子所言以證之能字好看也○必能於媢嫉

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逆諸四夷方爲仁人之惡人

方爲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照

看便見得○媢嫉之人雖未到至公無私者亦或知惡之但必

放流之至逆諸四夷方爲至公無私之人方爲能惡人也○王

溪廬曰媢嫉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

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

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



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此說儘有理但恐非傳者本意傳者只是引孔子成語不容去了能愛人三字也或問謂不惟保安善人使不得肆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者是答問者疾之已甚之說非以爲孔子能愛人之本旨也

吳季子之說獨不兼好惡亦是見得正○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魑正韻曰鬼魅左傳作螭○螭正韻曰似蛟無角如龍而黃○魅字無所考正韻失之○文章正宗辭令門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篇云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註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

○終落在惡人之所好一邊要他何用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過謂失了此等人正當放流而迸遠之却乃將就處之是錯了如云失刑也○好人之所惡或問作阿黨媚嫉說然則此所謂賢正是休休有容者此所謂不善正是媚嫉者皆承惟仁人放流之一段說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一說上文只說箇好惡公私而已至此則言見人之有技則如何見人之彥聖則如何或於媚嫉之人而放流迸遠之有如此之公或又有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拂人之性有如此之私或又有一等人知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故此申言好惡公私之極極謂至於盡也不必說秦誓爲好惡之公私放流之爲公之極好人所惡爲私



之極然按朱子小註斷斷者是能絜矩媚嫉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是大不能絜矩則彼所云者又似是也然據章句說亦自該得此意小註之說太傷於分析○好惡公私各有箇極處此節有言好惡之公者有言好惡之私者有言其好惡之極其公極其私者有言好惡之未至於極者今皆并舉而言是爲申言好惡公私之極矣○一說好惡公私之公私以事言至公無私之公私以心言事之公者絜矩也心之公者其所以絜矩者也故下文即斷之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謂惟仁人至災必逮夫身合此三段觀之有天下者之鑑戒畧備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

承上文而結之意蓋謂好惡有出於公者有出於私者而其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存心有不同也故曰云

君子以位言之此章上兩箇君子皆不釋獨於此釋曰以位言之下文又曰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凡兩舉位字何故曰此言君子有大道要畧以生財有大道例求其語意蓋君子者有天下國家者也傳者之意以爲有箇天下國家便有箇所以處這天下國家的法則在是君子有箇君子的大道也總是上文君子但語意畧不同其釋大道必兼修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絜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絜之則所以治人矣故釋新民章必先之以盤銘言自新而自釋齊家治國以下皆必以脩己之事爲言此理萬古不能



易也。

君子有大道二句不是專就能絜矩者言尚有驕泰以失之一邊○大道正指絜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大道是絜矩之尊稱也○此題於君子有大道一句未可用多言語講之。

發已自盡爲忠此自盡是親喪固所自盡之自盡不能自己之謂也○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忠信是一宗事如爲子願孝爲弟願弟爲父兄願慈者已之心也父莫不欲子之孝兄莫不欲弟之弟子弟莫不欲父兄之慈者物之理也盡吾心之孝以事吾父盡吾心之弟以事吾兄盡吾心之慈以恤吾子弟

何異作所

此則所謂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者也忠信豈判然二事哉○何謂循物無違如云老者有安之理吾從而安之明友有信之理吾從而信之少者有懷之理吾從而懷之此正所謂循於物理而無違者也○忠信二字分言之則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合言之則曰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然總之則皆爲脩己之事也若大道則絜矩之謂以已治人之事也大道恕也無忠做恕不出故大道必以忠信而得也。

忠信謂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也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謂如盡吾心之孝以老吾之老也盡吾心之弟以長吾之長也盡吾心之慈以幼吾之幼也夫然後能以一己之心度天下之心而知天下之心無異於一己之心即推一己之心以及乎天下使



天下各有以遂其心矣。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也。忠信得大道之旨，蓋如此。若驕矜侈肆，則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雖至親父兄子弟間，已莫之省顧，固無能推以及天下之理矣。天下何由而平哉？○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上長，長上恤孤者也。是脩己事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絜矩之道。使天下之人各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也。是推以及人事。○或謂忠信只是心上工夫，不可說涉於脩為，曰非也。按朱子語類乾九三文，言條或問忠信，恐只是發己自盡，循物無違。朱子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脩詞立其誠了。以朱子此言照之，則盡己與循物字面的有所指，而忠信之為自盡其孝弟慈

盡己異作自盡

於己者，為無疑矣。○此忠信是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忠信以得之，忠信蓋孝弟慈之自盡者也。得大道是能使天下人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也。不然則無己可推，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正驕泰以失之之謂也。大抵必先有盡己循物之心，然後能行推己度物之政。○絜矩怨也，無思做怨不出，故曰忠信以得之，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忠信者循理人也，驕泰徇欲人也。循理者自能推己徇欲者，惟知有己，此大道之所以得失也。固是就心上說，所謂天理存亡之幾。

一說忠信以得驕泰以失，只是謂大道之得失係於吾心之敬肆無許多煩擾說話也。○忠信者盡己以處物也，驕泰者惟知



有已不知有物也。以此意求之於本旨，最爲明切。且與章句或問所解一一脗合而無間。○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旣矜高則侈肆矣。○恣已徇私，惟知有已也。以人從欲，不知有人也。此與發已自盡、徇物無違、正相反。○以人從欲，謂都不管他人好不好，只把他人來就我所欲。如我只要自己自在，我也不理他。兄我也不理他。幼我也不理他。如此則無已可推矣。又安能繫矩或問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盡已之心貼忠字不違於物，貼信字又曰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恣已徇私亦貼驕字，以人從欲亦貼泰字。○矜高類恣已字，侈肆類從欲字。○以人從欲文意與以身發財相類。此是以他人來從已欲，彼是以已身去發財利。

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得失以人言者也。善則得不善則失之得失以身言者也。忠信則得驕泰則失之得失以心言者也。故曰語益加切。前云深切故此云益加切。

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繫矩與不能繫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

天理其實只是事理，理便是天底。如所謂盡夫天理之極。○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爲大道。○章句云：章內三言得失，首所言得失指國次指天命，末指大道。此所謂加切者，蓋以謂不善切於得衆失衆而忠信驕泰又切於善不善也。



生財有大道

言有國家者欲得財用則生之自有箇大道而無事於聚斂也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是大道○生之者衆四之字  
皆以財言

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  
任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爲切故截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  
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  
惡之公便是絜矩○國無遊民朝無倖位都從別人說故呂氏  
云生者衆食者寡不違農時量入爲出則從自己出故只云爲  
之疾用之舒本文雖一般用之者字而先儒求理之密乃有如  
此之別○有國有家者俱要勤儉生之者衆爲之者疾勤也務

本也豐財之源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儉也節用也止財之流  
也如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亦勤也必五十而後得木帛必七十而後得食  
肉是亦儉也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

頭會箕歛○前漢書陳餘傳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歛之  
而供軍需

仁者以財發身

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及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方見絜  
矩之能否併其得失也○仁者散財以得民民歸則身尊矣故  
曰以財發身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貨聚則怨斂而身危矣故曰  
以身發財



生財有大道至仁者以財發身

不可以上節為生財下句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  
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  
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未有上好仁一條

○承上文言仁者以財發身之必然也或問曰此以財發身之  
效也

上下以君民言好仁內既有絜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  
然故戴之為君親之如父母車乘芻粟民為之出板幹力役民  
為之供是好義也民既如此好義吾見事必有終為其為沼則  
不日成之鑿池築城則效死守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舉無不

如吾願矣是為事必有終也○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非其財  
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看章句意亦然

孟獻子曰畜馬乘

孟獻子既是孟氏而又曰仲孫箴者此與論語孟懿子魯大夫  
仲孫氏正同蓋本是仲氏而今却為孟氏以別於本支不敢與  
本支序也○畜馬乘只言察鷄豚者士初試為大夫未必能畜  
牛羊且未有實封百乘也伐冰言牛羊者卿大夫以上其謀利  
又不止事小小鷄豚間矣獨於百乘言聚斂之臣者此因采地  
言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  
哀取之也君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此三事皆是當時之弊  
獻子有激而云也三段皆有絜矩之義



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按天子之公卿亦有采地者也。今泛言有米地者，蓋以采地就承百乘言。正韻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書曰：疇咨君子，采又曰亮采惠疇，謂官家事也。又有僚采之說。○大夫百乘，陳文子有馬十乘，則以爲富家何哉？且文子大夫也，如何只有馬十乘，或以爲百乘者，據采地所出兵車之數言。十乘者，據其家見在所畜者言，自有理也。○古者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蓋據見在所畜者言。若據采地所出，則大夫便有百乘，不待問不待數矣。見在有畜馬十乘，可不謂富乎？○畜馬乘不察於鷄豚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這便是能繫矩。然則謂以能保我子孫爲人君用之者，拘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吳季子曰：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

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爲主，歛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云此是本文下條意。○按吳說雖有理，然於章句所謂君子寧世已之財而不忍傷人之力者，其旨稍異。又或問云：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固章句意也。○不畜聚斂之臣，或以此兼用人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之說，亦只是言小人壞之於前，雖君子亦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爲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如以利則畜馬乘察鷄豚與畜聚斂之臣亦可爲矣惟以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爲也故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程子謂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是上段所謂以義爲利之意上段所計只在義不在利也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至下段乃言若不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終亦必無利而有害固不如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之爲愈也此說疑是傳者本意章句之意宜亦然觀章句云君子寧忘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推此意也於利息何有哉至下段乃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是多少明白其重言以結之依舊與上段結語意同或問之言於兩段結語之意蓋不拘拘蓋章句精矣此猶誠意章上段言君子必慎其獨也

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爲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或問之言宜更詳之或問未必皆朱子之筆故中庸序以爲一二同志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云○前條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爲利未是以爲利之害處而照見爲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鷄豚伐木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爲非是計到爲利之害而不爲也故章句云君子寧忘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如誠意章小人間居一條以君子重爲戒而必謹其獨者一例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此承上文言以利爲利之害益可以見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凡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以導之蓋財利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此故小人之媚其君多借此以爲媒進之階今人之欲中其人者亦未有不投之以其所好也而小人之情狀可得矣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

言小人豈可用哉一用之爲國家剝民之膏血以誑其上用致天罰人害相仍並至雖有賢德之君子起而救之然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故君子亦莫如之何矣向使不用小人而與民絜矩則財散民聚而身尊亦何至有今日之患哉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繫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在耳○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與民同好惡用人也不專其利理財也還是二項故或問曰其實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兩端言好惡一端義利一端也不可說是或好利而惡義或好義而惡利也○此兩端字不與中庸論語之兩端同○用人理財之說不可不用○民之所好好之以下二段好惡統言者也○自先謹乎德以下并楚書舅犯之言皆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理財也○自泰誓以下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用人也○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言理財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也○故總之曰務在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則理財用人總是絜  
矩中事目而傳者之意只重絜矩不重理財與用人也○絜矩  
二字是此一章之骨子而得失二字又是眼目所在蓋三言得  
失意益深切此最可以喚醒有天下國家者惰慢安肆之心而  
朱子亦甚有味於其言而為後人喫緊道之矣故於殷之末喪  
師條註曰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於惟命不  
于常條註曰因上文所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  
之意益深切矣至篇末君子有大道條則又曰此因上文引文  
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理  
存亡之幾決矣大抵國之得失一判於衆之得失而已耳衆之

得失又判於一人之善不善而已耳一人之善不善又只判於  
一念之忠信驕泰而已耳則夫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所務哉  
嗚呼此堯舜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禹之所以臨  
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馬也湯之所以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也文王之所以小心翼翼無斁亦保也武王之所以不敢泄邇  
忘遠也大學為萬世開太平而作况此章為有天下者設安得  
不諄諄於其所以得失之際以為保邦制治之規也哉○第五  
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要字何安曰明善是致知  
其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所謂誠其意者自脩之首  
也又是一箇關頭也不曰脩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  
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曾子子思相傳之一道也







